

<<徽州老建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徽州老建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6400826

10位ISBN编号：7566400827

出版时间：2011-5

出版时间：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赵焰，张扬 著

页数：27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徽州老建筑>>

前言

一幅图在我的印象里，外公和外婆一直端坐在老屋堂前八仙桌的两旁，静穆无声，就像是一幅巨大立体的古代容像。

他们似乎一直是老人：外公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有着稀稀拉拉的胡须，说话慢条斯理，永远是慈眉善目的；而外婆呢，似乎总是有倾诉不完的怨气，只要一开口，便用一口难懂的歙县话大声地数落。

平日里，很少看到他们走出那个黑漆漆的大门，一有空闲，他们总是喜欢端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就像土地庙里的一对菩萨。

老了，也许只剩下沉默和思想了。

外婆的心思是好揣摩的，无非家庭，无非生计；而外公呢？

这个十来岁就开始“下新安”，后来又壮志未酬的“老徽商”，对于自己的人生，会不会有着失意的懊恼？

或者，有着对宿命的怀疑？

——总而言之，他们应该是在反刍吧，人与牛一样，在很多时候，是需要反刍的。

当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完，无需再做的时候，他必定会选择沉默和端坐，反刍岁月，内心忧伤。

一物件20世纪70年代，外公、外婆的家已近一贫如洗了。

我小时候只见过几枚老银元，很漂亮，沿着边猛一吹气，侧耳聆听，便能听到风铃似的清脆响声。

后来，银元不见了，拿去换钱了，一枚银元，当时能换八元人民币。

我能得到的，只是一些铜板。

铜板很漂亮，上面有一些字，“光绪”、“咸丰”什么的。

铜板是我们用来“打币”的：把一分、两分的人民币硬币放在青砖上，用铜板去打，打下来的，就归自己了。

铜板是无孔的，铜钱则是有孔的。

铜钱我们都瞧不上眼，在一些角落和路边，经常会看到一些生锈的铜钱。

铜钱，就像历史的弃儿。

那一年夏天，我忽然迷上了斗蟋蟀。

有一天，在老宅的昏晃里逮到了一只蟋蟀，顺手就放进了一只玻璃瓶子。

泥菩萨似的外公忽然开口，他对舅舅说：你找几只蟋蟀罐给他，让他放蛐蛐。

于是，舅舅不知从哪个角落拖来一个脏兮兮的大木橱子，里面竟然有数十个蟋蟀罐子！

有的是陶砂制的，有的是青石刻的，看得出，是有些岁月的了。

我挑了一个最漂亮的：似乎是用龙尾石雕刻的，比一般的蟋蟀罐要小，因为小，根本就不能放蟋蟀，一放进去，就跳出来了。

但我喜欢这只罐子，它小巧、精致、漂亮，盖子上刻有一个人物，身着明代官袍，线条流畅；罐底下，有着篆刻印，大约是制作者的图章。

这个蟋蟀罐至今还留在我的身边，放在我的柜子里。

前些年有一次拿出来赏玩，盖子落在地上，打碎了，随后又用胶水粘上，算是破相了。

有时候偶然瞥到这个物件，我会突然想：当年这个蟋蟀罐到底是谁的呢？

它比外公的年纪大，甚至要比外公的外公年纪都大。

这个罐子那样精致，那样漂亮，当年的主人一定对它爱不释手吧？

但爱不释手又能怎么样呢？

物还在，人已去。

两厢渺渺，物我两忘。

人真苦，童年如白纸，命终复空旷。

我们生而支离破碎，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物件，来修修补补。

一本书如果说“心想事成”的确有的话，那么，我与《歙事闲谭》这本书的结缘，还真是心想事成。

2004年左右，正是我对于徽州有着浓厚兴趣的时候，我阅读了很多有关徽州资料，发现很多资料都出自许承尧所编撰的《歙事闲谭》，但我一直没找到这本书。

<<徽州老建筑>>

那一天，我们去了徽州，把车停在屯溪老街边的延安路上买东西，顺便就进了旁边一个小书店，就在书架上看到了上下两本《歙事闲谭》——这样的感觉，不是“心想事成”，又是什么？

《歙事闲谭》其实就是怀旧。

怀旧的心思，除了追溯尘封的人物和事件，还得触摸一些过去的品质：清洁、专注、端庄、认真、静美、自然和真实。

那些不怀旧的人，总是显得肆无忌惮、无所畏惧。

他们都是没有故乡的游子，是漂泊在这个世界上的萤火虫。

在《歙县闲谭·自序》中，许承尧这样阐述他编撰的初衷：“垂老观书，苦难记忆，因消闲披吾县载籍，偶事副墨，以备遗忘。

’ 他所说的“以备遗忘”，不是针对个人，更像是对未来。

也因此，这本书更像是回忆，是一个老人对于前世徽州的回忆和总结。

眼中有大关者，内心必有敬畏和惜缘。

许承尧是老徽州最后的“六味真火”。

当老徽州注定逝去，新的世界携着锋利、快速和浮躁扑面而来的时候，也许，最佳的选择，就是躲进书斋，用一种温润的回忆，来消解这个世界的寒冷。

回忆，是怀念，是留存，更是确立一种根基。

许承尧的用意，我想就在于此。

一段话现在回忆某些久远的事件和场景，会不由自主地眩晕，像跌入空濛，飘荡于云雾之中——

从2000年开始，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徽州的书，比如2004年的《思想徽州》，2006年的《千年徽州梦》，2007年的《行走新安江》以及穿插其间所写的《发现徽州建筑》（与张扬合作）；然后，又因为喜欢徽州老照片的缘故，在2010年写作了《老徽州》。

写这些书的初衷，是想以自己自以为是的思想，撞击一下徽州，然后去触摸徽州文化的内里。

这样的感觉，就像一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，以吃奶的气力，试图晃动千年古寺边上硕大古老的银杏树——然后喘着粗气，听头顶上叶子窸窣的响声——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些书出版之后，大约是切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和思维方式吧，不时地，会听到一些肯定，引发一些共鸣。

有点小得意的同时，也会让我诚惶诚恐、羞赧生怯。

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，是他们给这一套书穿上了新装。

沉静的包装风格，对于文字和思想来说，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；尤其是对于我淡淡的乡愁来说，这是一种很好的“小团圆”。

徽州就是一个人、一幅图、一物件、一本书、一杯茶、一朵花……当安静地看，用心地品，用思想去解剖，用体温去摩挲，用禅意去赏玩，当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商业化，带着他们的人、事以及心思时，一个人，如果能独守空灵，借助于某种神明，用内在的纽带试图去连接那一片安谧的气场，就该是一种幸事吧？

这样的感觉，与其说是思念的流露，不如说是乡愁的排遣。

一种坠落于时空变幻中复杂情感的宣泄。

徽州从未消逝，它只是和流逝的时光在一起。

赵焰2011年3月

<<徽州老建筑>>

内容概要

赵焰的这本《徽州老建筑》从民居、祠堂、牌坊、戏台、园林、书院、桥、塔、亭等九个方面，系统地介绍了徽州老建筑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、专业性和知识性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《徽州老建筑》是为徽州古建筑所作的“家谱”，既有存档的现实需要，也有为它们“立牌保护”的意思。

全书资料翔实，文笔流畅生动，突出了地域文化与建筑的内在联系。

<<徽州老建筑>>

作者简介

赵焰，男，安徽旌德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出版有《晚清有个曾国藩》、《晚清有个李鸿章》、《蝶影抄》、《行走新安江》、《千年徽州梦》、《思想徽州》、《男人四十就变鬼》、《夜兰花》等书十数种。

张扬，男，《安徽商报·橙周刊》主编，出版有《悠城悠客》等，在国内报刊发表过散文、诗歌、评论、文物鉴赏、新闻作品等，做过电视专题片撰稿，策划过一些社会活动，喜读闲书，好奇于地域文化、艺术品鉴藏和掌故轶事。

<<徽州老建筑>>

书籍目录

总序 苍白的乡愁

楔子

第一章 民居

【一】星罗棋布

【二】枕山环水

【三】美学意蕴

【四】别有洞天

第二章 祠堂

【五】源远流长

【六】美轮美奂

【七】教化殿堂

【八】江南之冠

第三章 牌坊

【九】风雨见证

【十】徽州缩影

第四章 戏台

【十一】人生舞台

第五章 园林

【十二】江南胜景

第六章 书院

【十三】积薪传火

第七章 桥

【十四】彩虹卧波

第八章 塔

【十五】摩天齐云

第九章 亭

【十六】玲珑多姿

后记

<<徽州老建筑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星罗棋布的民居群落以宗族血脉关系为纽带，经过数十代繁衍而成的西递，是众多徽州古民居群落生成、发展的一个样板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更迭。

如今，遗存下来的徽州古民居，属于明代的数以千计，而清代的要数以万计。

徽州著名的古民居群落有西递、宏村、唐模、南屏、关麓、呈坎、昌溪，等等。

世界文化遗产——宏村、西递古民居群，就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440多幢，实属罕见。

有着“歙南第一村”称号的歙县昌溪古村，自明代所建的西静庵起，到村北海瑞手书的“务本堂”界止，形成一条长达3公里的古建筑群，其中古民居就有800余幢。

位于黄山市徽州区的潜口民宅，设有“明园”和“清园”，当地人采取原拆原建的方法，将散落在附近的明清建筑，如乐善堂、曹门厅、方文泰宅等集中在一起，形成了古建筑群，也成了了解徽州民居等建筑特色的一个窗口。

千年文化古村呈坎，在解放初期，有明代民宅43处，其中有多座是豪宅。

像罗会泰宅，又称老虎洞，整个建筑为两层楼结构，呈正方形，其底层高达6米，整个建筑高度比现代三层楼还高。

两院院士、著名建筑学家周干峙1995年在呈坎考察时，看到许多高大雄伟的两层楼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
全世界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建置在海外的徽州古建筑——“荫余堂”，原坐落于休宁县黄村，因为一个文化交流计划，由美国有关方面斥资1.25亿美元，经过7年研究、施工，漂洋过海，“移民”到美国。

这栋老房子建于清康熙年间，由黄姓富商建盖，先后有8代黄家子孙居住，拥有16间卧室，以及中堂、贮藏室、天井、鱼池、马头墙等。

在搬迁过程中，拆下的砖木石件达1万多件，被装上40个国际标准货柜，运至波士顿，在美国最古老的13家博物馆之一的皮博迪·埃塞克斯博物馆得以重建、展出。

10多年前，对乡土建筑有过精心研究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，曾对黟县的关麓作过深入的考察，在与十几位专家教授详细绘制全村古民居分布图时，陈教授发现：关麓村中的古民居群落竟然呈“九龙戏珠”之势！

这一发现，让他非常兴奋。

在关麓，同样也遗留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古民居，其建筑式样大同小异，或者说基本能代表徽州各地流行的传统住宅。

这个村的核心建筑为“八家”住宅，以清代著名书画家汪曙故居“武亭山居”为首，自北向西依次为“涵远楼”、“吾爱吾庐”书斋、“春满庭”、“瑞霭庭”（双桂书屋）、“问渠书室”、“安雅书屋”、“易安”小书斋。

这极具特色的“八家”建筑，是一户徽商人家兄弟八人所建的，外观上八座宅院各自独立，自成单元，每栋宅子都有自己的天井、厅堂、花园、小院，而实际上楼与楼之间，都有门户走廊互相连接、相互沟通，如同一体。

这样一来，既可以防备兄弟不和时出现尴尬，更可以联手抵御外族外姓的侵犯，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强大的宗族观念和势力。

可惜的是，八家建筑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，现有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经历上千年的发展演变和多少代人的艰辛努力，徽州终于形成了民居星罗棋布、村落远近相望的景象。

徽州古民居的数量之多、规模之盛、风格之突出、品位之高，是中国其他地方所难以媲美的。

一般来说，古民居是指古时遗存的、相对于“官式做法”的民间居住房屋，它与宫殿、府邸、坛庙、陵园等建筑不同，主要满足生活以及生产上的需要，其功能、形式、构造和用材相互适应，巧妙结合。

北京、陕西、山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等地民居各有不同的地域特色和风格。

<<徽州老建筑>>

而安徽民居，主要是以徽州民居为代表。

可以说，徽州古民居是中国传统民居中的一座高峰，它深深根植于优美的新安山水和厚重的徽州文化，同时也映照了纵横商界数百年的徽商风采；徽州古民居是人文与自然相融合而开出的奇葩，是一卷卷古代风情民俗画，有着浓厚的书卷气和薪火相传的烟火气，它为祖祖辈辈的徽州人所认同，并不断地相互影响、适应。

清中叶以后，徽州民居、村落逐渐走向衰落，经历着兵燹战火等天灾人祸的毁坏。

清光绪年间，画家黄宾虹从浙江返回歙县老家郑村时，就慨叹今不如昔、凋敝不堪的情景。

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徽州古民居，仅是劫后余生的一部分。

在绩溪上庄一个普通的清代民居里，胡适度过了他的童年，前后生活达11个春秋。

1904年，胡适冒着寒风走出上庄，十几年后，他奉母命回乡完婚，之后是回来奔丧。

最终他渐行渐远，再也没有回来过，“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”。

不仅仅是头顶36冠博士帽的胡适，也不仅仅是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，在众多的徽州人心中，徽州的乡居老屋，就是那一湾载不动的乡愁，是魂牵梦绕的故园家国。

<<徽州老建筑>>

后记

2004年，在一个热得几乎令人窒息的夏天，我们一行几人一起去了徽州，先是去了黟县、歙县，然后转道江西婺源。

这一次的行走，让我们大快朵颐，那种感觉，就像蜜蜂进入了金灿灿的油菜花地里一样。

我们去了很多以前没有去过的好地方，品尝到很多正宗的徽州土菜，行走在徽州的山水间，看着不计其数的古民居、古桥、古亭眼望着一汪又一汪的清水塘或者是平缓的河流，我们的身心完全放松了；除此之外，最让人难忘的，还是我们在婺源彩虹桥下的河水中与当地孩童一起游泳。

这一次的经历曾被我们反复说起，至今还觉得美好、有趣。

当时，我们投宿在一个号称徽州最美丽的廊桥边，傍晚时分，循着哗哗的水流声音，我们穿过一片绿油油的菜地，来到桥边，看到七八个孩子光着屁股在桥下的水中嬉戏，他们一会从岸上“扑腾、扑腾”地跳下，一会在空中扎着猛子。

看他们快活的样子，我们也忍不住换了衣服，钻入清澈的水中，感受难得的放松和亲水之乐。

后来，我们上了岸，在廊桥一端的老水车旁，慢慢地喝酒、聊天，晚风习习，凉爽无比。

可以说，这是一趟兼有“灰色之旅”和“绿色之旅”的文化旅程。

满眼的徽州建筑，主色调是灰的；而徽州建筑是安卧在青山绿水中的。

在山水中，古朴的徽州建筑给人的感觉是活的，有生趣的。

在此之后，我们又一同去了好几次徽州，其中有一次，是沿着新安江的发源地，一直走到歙县深渡。两岸的风光无限，让我们真有些置身桃花源中的感觉了。

2007年底2008年初，南方的大雪，让我们猝不及防，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一度被打乱。

其时，为实地考证，并补充一些资料，我们不顾冰天雪地，前往黄山市所辖的一些地方，在那里，前后呆了有半个多月时间，尽管寒风割面，我们仍坚持早出晚归，仔仔细细地观察、研究建筑实体，尽可能地不疏漏一些重要的徽州古建筑。

到徽州，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

每一次也都有些体会和发现。

徽州是需要不断地发现的，因为她蕴藏的东西太丰富，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就能钻研得了的，也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就能穷尽的。

到底是什么让徽州丰赡多姿呢？

似乎是，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。

在旧时，山清水秀的徽州就是一个让人好奇的地方，不仅文人墨客不断地前来探访，就是本地的文化人也在试图厘清这个地方的根系和气场。

在徽州行走的日子里，我们也感到了不安和忧郁。

眼见着一些古村落的水系被污染、破坏，一些河流被垃圾塞得满满的，我们且走且叹。

1931年，绩溪的地方贤达人士余亚青等42人，准备在城区建一个“址源公墓”，于是请当时的绩溪籍名人、著名学者胡适作为发起人，并请他撰写墓启。

当年的5月4日，胡适撰写了大约400字的墓启，在墓启中，胡适写道：“徽州是风水之学的中心，所以坟地也特别讲究。

徽州的好山好水都被泥神和死人分占完了。

究竟我们徽州人民受了风水多少好处呢？

我们平心想想，不应该及早觉悟吗？

不应该决心忏悔吗？

”胡适的这段文字在当时是有所指的，当然也说得有些“过”了（如“徽州的好山好水都被泥神和死人分占完了”一句）。

不过，在今天，人们也应该反问一句；难道好山好水最终被垃圾侵占完吗？

这，或许是杞人忧天。

当下，“徽州文化热”方兴未艾。

越来越多的人对徽州，尤其是地表上可以观赏的古建筑感兴趣。

<<徽州老建筑>>

徽州古建筑的研究、保护、开发和弘扬，也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。

有一段时间，人们议论着那些流失到外地的徽州古建筑构件，感叹之余，又显得无可奈何。

时间只是推倒、蚕食徽州古建筑的一只手，另一只手，正是贪图私利的人伸出来的。

幸而，后者得逞的机会将越来越少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《徽州老建筑》是为徽州古建筑所作的“家谱”，既有存档的现实需要，也有为此物“立牌保护”的意思。

在这本书里，许多不复存在的古建筑，也被一一“点名”或介绍。

当然，它也不是“全本”，尚有大大小小的一些古建筑，没有被列入进来。

出于成书的需要，我们只能有所取舍、侧重。

<<徽州老建筑>>

编辑推荐

《第三只看徽州:徽州老建筑》：“第三只看徽州系列丛书”是作家赵焰以一位文化行走者的姿态，用感性、生动的散文笔法，以生动而富有穿透力的现代语言方式，全面而深入地阐述和诠释了徽州历史、地理、文化、人物，既有整体概貌，同时，各本书又各有角度、各有侧重点。

《第三只看徽州:徽州老建筑》为该丛书中的一本，主要从民居、祠堂、牌坊、戏台、园林、书院、桥、塔、亭等九个方面，系统地介绍了徽州老建筑。

书中资料翔实、论证合理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、专业性和知识性。

赵焰第三只看徽州系列丛书是对于徽州以及徽州文化的全面解读。

文笔清新优美，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浓郁的艺术感染力。

<<徽州老建筑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